

## 从亚当到你：遗传学支持年轻地球论

创造科学揭示了隐藏在我们 DNA 中的人类历史。

支持地球年轻的最佳论据之一来自……哪里？大峡谷？外太空？地质学和放射性测年法？古生物学和化石记录？考古学？令人惊讶的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在你体内。

DNA 不仅仅是我们头部、肩膀、手指和脚趾的“操作手册”，它也是一座时钟——记录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更迭。你的体内就保存着你的家族史。

### 最新答案

每周获取最新热门文章、博客、新闻、视频等内容。

### 立即注册

就像我们之前的探索一样，年轻地球的证据力度远不止于简单的科学证据罗列。这些发现的方式和顺序进一步强化了年轻地球结论的说服力。

为什么？因为几十年来，进化论者一直在起源论的争论中坚持“过程”这一原则。过程？没错，就是发现的方式和顺序。他们甚至将这一科学标准写入联邦法院的判决中，并坚持认为：

神创论者的方法并非收集数据，将其与相反的科学数据进行权衡，然后再得出结论……相反，他们断章取义地解读《创世记》，并试图为其寻找科学依据……虽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科学探究方法，但如果他们一开始就预设结论，并且无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什么证据都拒绝改变，

那么他们就不能将所使用的方法恰当地描述为科学的。换句话说，进化论者认为神创论者没有遵循科学的标准流程。

这是真的吗？我留给您自行判断。接下来的内容不仅仅是来自人类 DNA 的年轻地球论证据，更是对这些发现过程的详细描述。我还提供了完整的技术论文参考文献，您可以查阅原始出版物，自行评估以下论断。

### 偶然的开始

我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始于 15 年前。当时我的任务是制定一项生物学研究计划。确定了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后，我的下一个任务是寻找数据以开展实验。我很快发现，在现存物种中，人类拥有规模最大的公开基因信息数据集之一。具体来说，在 2009 年及之后的几年里，我发现有一种特定类型的人类 DNA，其序列数量已达数万条。我们的大部分 DNA 来自父母双方，专业术语称为常染色体 DNA。只有一小部分 DNA 仅来自母亲或父亲。线粒体 DNA 是母系遗传的 DNA 中含量最少的一种。我的实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嗯，我应该说，我最初是从人类线粒体 DNA 的实验结果入手进行研究的。我发现其他实验室已经多次尝试测量线粒体 DNA 的突变率。突变率的测定方法非常简单：首先获取几位母亲的线粒体 DNA 序列，然后获取她们几位子女的线粒体 DNA 序列，最后统计差异。瞧！结果就是每一代的突变率，或者说是基于谱系的突变率。

遗憾的是，已发表的关于每代突变率的结果相互矛盾。因

此，我收集了所有原始结果，将它们合并，并根据各项研究的统计稳健性对其进行加权，重新计算了突变率。

新的突变速率对进化来说太快了。但这与年轻地球创造论的预期相符。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我计算过，按照这个新速率，一万年后预计会发生多少突变。结果符合预期。但一万年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通常认为的上限。我们倾向于六千年。

尽管如此，这个初步结果看起来很有希望。它在几种动物物种甚至不同的动物门类中都具有一致性。我继续深入研究数据。

### 寻找洪水

最终，我重新分析了所有数据——包括人类和动物物种的线粒体 DNA 数据——并将其置于地球年龄为 6000 年的假设框架下。<sup>3</sup> 结果显示，不同物种的分析结果再次相互吻合。但预测的统计范围与已知数据的统计范围几乎没有重叠——至少对人类而言是如此。

这时，我又有了新的发现。这次，我比较了来自世界各地个体的线粒体 DNA 数据，并将结果转换成了家谱图。图表似乎显示了三个主要的、较古老的分支。<sup>4</sup> 有意思。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活着的所有人都可以追溯到挪亚和他的家人。《创世记》9:18-19 明确指出，我们的直系祖先是挪亚的儿子们。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妻子。总共三个妻子。

请记住，线粒体 DNA 是通过母亲遗传的。因此，我们的线

线粒体 DNA 序列最终可以追溯到诺亚三个儿子的妻子。而全球家谱也显示出三个主要分支。这似乎是一个奇特的巧合。我认为这是洪水在基因层面的回响。

线粒体 DNA 所暗示的总体时间范围与 6000 年前亚当和夏娃的创造时期相吻合。

这时，我觉得自己走上了一条富有成效的道路。线粒体 DNA 所暗示的总体时间框架与 6000 年前亚当和夏娃的创造时期相吻合。然后，基于线粒体 DNA 构建的家谱结构与圣经中关于洪水的描述相符。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 寻找巴别塔？

洪水之后，圣经中下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事件是巴别塔事件（创世记 11:1-9）。这无疑会留下深刻的基因印记。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巴别塔事件造成的人口分散是由语言因素引起的，而不是基因因素引起的：

“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因此，那城名叫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语言。耶和华从那里使他们分散到全地上。（创世记 11:7-9）

我确信这次语言事件会对遗传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将语言学和遗传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似乎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尝试。

我与一位专业语言学家展开了合作。我绘制了全球主要线

粒体谱系图。然后，我和他将线粒体 DNA 图谱与已知的人类语言图谱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存在一些重叠之处，但也存在许多矛盾之处。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早就预料到这一点。想想看：任何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语言，但没有人可以改变自己的 DNA。

（至少目前还不行。）

例如，以非裔美国人为例。在美国，他们说英语。在拉丁美洲，他们说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这三种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该语系包含许多欧洲和中东/南亚语言，但不包括非洲语言。非裔美国人通过学习新的语言来适应美洲的生活。

然而，从基因层面来看，非裔美国人无疑起源于非洲。许多已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你可以改变语言，但你无法改变 DNA。因此，基于语言学的历史与基于 DNA 的历史存在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嗯，这基本属实。我的两项观察开启了一段漫长而卓有成效的发现之旅。首先，语言学和 DNA 研究存在一些重叠领域。这些领域往往是历史上与世隔绝的地区——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

其次，我注意到一些语言分布图让我想起了我在学校学过的历史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亚非语系语言分布图。它们在北非和中东的分布与公元第一个千年起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的地理疆域极为相似。

我终于恍然大悟：语言学和 DNA 都将记录《创世记》11:1-9

的历史……以及此后数千年的历史。我之前只关注《创世记》11:1-9，未免太过短视。甚至以色列民族的族谱也并非完全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约瑟娶了一位埃及妻子（《创世记》41:45），这意味着以色列的两个支派（玛拿西和以法莲）是混血后裔。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也有一群“混杂的人”随他们而去（《出埃及记》12:38）。在应许之地，以色列人与迦南人自由通婚（《士师记》3:5-6）。最终，北方的支派被掳至亚述，犹大则被巴比伦和波斯征服。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新约时代之前！

如果以色列历史上发生了如此多的迁徙、征服和融合，那么想想世界其他地方又发生了多少这样的事情吧。

此时，我改变了研究洪水后线粒体 DNA 历史的方法。我不再从巴别塔事件入手，向前追溯时间，而是决定从现在开始，回溯到构成我们当今世界的漫长历史事件序列。

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到2016年，已经有了关于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公开数据。

<sup>5</sup>我知道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造成美洲非洲人存在的丑陋原因。我找到了奴隶被贩运到美洲的时间和地点的精确记录。

<sup>6</sup>

理论上，遗传学应该能够重现这段近代史。如果 DNA 记录了家族谱系，而这些谱系又将非裔美国人与非洲人联系起来，那么 DNA 也应该能够将非裔美国人与非洲人联系起来，而且这种联系应该清晰、精确，并具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能够在 DNA 谱系树中看到非裔美国人

和非洲人的血统何时分化。

我与另一位遗传学家罗伯·卡特合作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取得了显著进展。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年轻地球理论，并否定了进化论。最终，我们在一次专业研究会议上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sup>7</sup>

但我们从未以正式的技术论文形式发表过我们的研究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在撰写研究结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对数据提出疑问，以防审稿人提出批评。我希望在论文送审之前，确保我已经预先解决了所有科学问题。

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假设审稿人承认我们关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遗传学的数据是可靠的，他们肯定会问：那么 DNA 树的其他部分呢？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分支呢？如果我提出的时间尺度是正确的，那将会产生巨大的全球性影响。我对此心知肚明。

于是我深入研究了全球 DNA 家族树。

## Y 染色体 DNA

在我与罗伯·卡特的合作中，我主要关注女性遗传的线粒体 DNA，而他则专注于男性遗传的 Y 染色体 DNA。很快我们就发现，Y 染色体的统计数据优于线粒体 DNA 的统计数据。<sup>8</sup> 当我着手对全球 DNA 家谱进行严谨的分析时，我重点关注了 Y 染色体数据。这样我就可以推导出家谱中各分支汇合点的更精确日期。

在此过程中，我经历了一次意外的发现——这与我早期研究线粒体 DNA 时的经历类似。我发现已有几项关于突变率

的研究发表。其中两项显示 Y 染色体 DNA 的突变率很低，另两项显示 Y 染色体 DNA 的突变率很高。前者基于低质量数据，后者基于高质量数据。9 后者直接与进化论的预期相悖，但却证实了年轻地球创造论的预期。10

现在我有两个独立的遗传模块，它们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介绍了第三个模块——常染色体 DNA。）

此外，由于统计数据可靠，我可以将 Y 染色体数据进一步拓展。让我们从一位潜在批评者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步骤。这位批评者可能会承认，目前 Y 染色体 DNA 的变化速度很快。“但你怎么知道这种变化速度一直都很快呢？”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检验这个假设。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比较全球男性 Y 染色体的差异。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差异重建家谱。通过家谱的各个分支，我们可以还原人口增长的历史。

我照做了。然后，我将重建结果与考古和历史记录中已知的人类人口增长史进行了比较。数据非常吻合——如果我們是在年轻地球理论框架下进行基因重建的话。11 这让我非常兴奋！

这个过程的最后步骤之一是分析美洲原住民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实际上，我是在发现 Y 染色体 DNA 突变率之前就完成了这段历史的研究。但我直到解决了突变率和人口增长曲线的问题之后才发表了研究结果。

所有这些结果都让我更加确信，最初针对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的研究结果是有效的。但我还没有完成。

最终，我分析了来自世界各地男性的 Y 染色体 DNA。简而言之，基因分析结果与全球各地已知的迁徙和人口历史吻合良好——正如人类只有几千年历史所预期的那样。更重要的是，我最终在《创世记》第十章的家谱中找到了 Y 染色体的印记。换句话说，我几年前的研究方法——即从巴别塔事件开始向前追溯，而不是从巴别塔事件开始向后追溯——奏效了！我将这些研究成果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13</sup>

再次强调，年轻地球时期对于理解科学和历史学科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随后，我开始探索全球特定地区的深层历史。最终，我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北美地区。考古学、语言学、原住民历史和遗传学交织在一起，揭开了我一生中最大的谜团之一：欧洲人到来之前北美的历史事件和居民构成。同样，年轻地球论的时间框架对于理解科学和历史学科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最终，我又一次完成了一部关于此主题的专著。

14

圆满回归

那么线粒体 DNA 呢？它曾带来如此令人振奋的初步成果——这些成果引领我们走上了卓有成效的 Y 染色体研究之路。难道它就没有其他价值了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要归功于 Y 染色体研究的进展。

简而言之，我追溯了前哥伦布时期美洲人的 Y 染色体 DNA 历史。然后，我尝试用类似的方法将线粒体 DNA 历史叠加起来。一个非常简单的统计转换<sup>15</sup>使 Y 染色体历史和线粒体历史高度吻合。事实上，我发现线粒体 DNA 可以作为人口历史的极其灵敏的标记——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我对 Y 染色体的研究<sup>16</sup>。

哦，原来我之前对线粒体 DNA 谱系树中三个古老谱系的判断是错的。我的猜测还算准确。但 Y 染色体记录了更为详细的历史，恰好与《创世记》第十章完全吻合。而且线粒体 DNA 谱系树看起来与 Y 染色体谱系树非常相似——只是缺少了更细致的时间信息。

这听起来像是我“不收集数据，不将其与相反的科学数据进行权衡，然后得出结论”吗？这听起来像是我“先入为主地得出结论，无论调查过程中出现什么新证据，都拒绝改变”吗？还是听起来像是我会跟随证据的指引，无论它指向何方？

评论家

少数进化论者了解我的研究成果。但讽刺的是，在他们的回应中，他们并没有试图检验和反驳我的科学预测。相反，他们……将事实强加于预先设定的结论……并声称我错了，因为我与教科书的观点相左……他们断章取义地引用教科书的字面意思，并试图从中寻找科学依据……仿佛教科书是某种……圣书。

你可能觉得我在编故事，但我没有。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相

关文档。

换句话说，批评家们对这一系列发现束手无策。他们根本无力反驳。这些发现符合他们四十年来一直坚持的标准。承认神创论科学家们正在做出并实现他们的预言，就等于承认失败。

结论

你我体内的细胞中都有极其灵敏的计时器——它们记录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正如《圣经》所说。

不仅数据支持这一论断，我们发现这些数据的过程也支持这一论断。

创造科学运作良好。